



写给母亲

5月14日是母亲节。有人说母爱如山、母爱如潮，比起华丽的比喻，母爱更是生命里那些真实存在着的温暖与陪伴，也许我们与母亲有过争执与误解，但不管怎样，与母亲共同走过的日与夜，回忆起来总是那么暖心。

送你一束光

□刘中才

世界上有鬼吗？这个被世人质询过千万遍的愚蠢话题，我想不必再作回答。但需要说明的是，时至今日，鬼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虚幻假想在我的意念里一直存在着。它游离于现实与虚拟之间，如同一条无形的绳索，常常在某个黄昏、某个傍晚，甚至于某个魑魅深沉的午夜，以自欺欺人的场景从我的脑海里蹦出来，化作一腔无以名状的恐惧和满身冷汗，令我难堪至极的同时也出尽了洋相。而这种被人视作笑料的生活窘态，如同交替更迭的往常四季，一直伴随我的整个童年。

从时间的维度来看，我无法回想出鬼的形象是何时出场的，它的形体、轮廓以及与之有关的外在描述，若干年来一直众说纷纭。大概来说，自六岁起，我所生活的故土就有了鬼的影子。那时候村子里鲜有电视机之类的新式家用电器，人与人之间借以表达生活见闻的方式主要通过面对面促膝长谈。夏日外出乘凉，目之所及的视野里，常常是男女老少围聚成一个圈儿，极有规律地摇着手里的蒲扇，并以你听我讲或者我听你讲的姿态轮番述说一天的经历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平常生活里的影像已经提不起人们的聊天兴趣，孤魂野鬼会作为下半场的消遣话题重新让人强打起精神。很多时候，一曲终了，人们沉浸的那种心有余悸的状态里，意犹未尽，但夜以至深，次日急需起个大早下地劳作，那些令人浮想联翩的邪魔鬼祟就暂时被搁置下来，等到下一个夜幕降临的时分重又登场。也正是这样的余烬未消，在年复一年的岁月流变里，给人留下了一些断断续续的期许。

不过对于孩子而言，倘若没有足够的想象力，或者对于大人口中那些离奇可怕的故事表现得心不在焉，这些话题对他是没有吸引力的。但我不同，我对鬼祟的概念极为敏感，它们从故事里跳动出来的那一瞬间，我就开始盘算它们存在的状态、可能出现的位置，甚至于是否会在我的背后悄悄说着某种隐语。我时常感觉，它们就躲在村前到村后的那条大街的某个角落，不分时段，不论季节，像一个幽灵，而这条街又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。

可我生性胆小，又怯于黑夜。我总是固执地认为，天黑以后，所有具象的物体就失去了支撑，那些

面，巨大的恐惧感漫袭而来，在黑夜里迅速膨胀。

有一次，我久等母亲没有出现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就捂住耳朵，嘴里发着嗡嗡的声音，摇晃着脑袋分散注意力，用以掩盖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恫吓。那也是我最难的一次，四周漆黑一片，风在头顶上盘旋，安静的空气里散发着可怕的咝咝声，我深感脊背发凉，像是有一团无形的影子寸步不离。等我独自哭喊着双脚踏进家门时，母亲恍然大悟，摸着我的脸，似笑非笑地安慰我，并保证这样的事绝不会再发生第二次。

此后几年，母亲果真一次都没有忘记出门的时间，每每深夜将至，故事收场的当口儿，那一束光都会准时出现，它就像冲破黑暗束缚的一条巨龙，在村庄的天空上交舞，赋予我迈开步子大胆前进的力量。

我一直以为一个人的胆量会与年龄有关，就像那些讲故事的大人，他们若无其事面不改色，踏着夜色回家时，哪怕路上没有一丝亮光，也从未心惊胆战。那些听故事的局外人亦是如此，故事犹如过耳之风，转瞬即逝。而我之所以恐惧万分，多半是因为还未成年，就像父亲说的，我的脑仁还没有长全。

事实是，胆量跟年龄有关系，但关系不大。我童年时的胆量很小，长大后依然在原地打转。夜里睡觉，还是害怕。此时，我会想起母亲陪我在夜路上行走的场景，我紧紧攥着她的手，那束灯光在夜色里闪烁，我们穿过荆棘，趟过泥泞，安全而又安宁地回到家里。

成年以后，我离开乡村借城而居，城市的喧嚣把生活切割得支离破碎，霓虹灯转动的午夜里，我不再担心凌晨出行而看不见灯光，却再也没有机会听讲乡下的那些故事。在夜色弥漫的大街上，我时常看见一些穿着怪异、浓妆艳抹的路人孤独地行走，远远望去令人心生畏惧。

有一年夏天我回老家，母亲问我夜晚独自走路还会不会害怕，我说若没有光，鬼的形象蓦然生出的一刹那，我依旧无法迈开步子。母亲说，你要学会放下，生活里羁绊自己的不是鬼，而是心，心平静了，鬼也害怕。如果放不下的时候就想一想直冲云霄的那束光，它在夜晚里升起，尽管星星点点，甚至有些灰暗，但只要那束光还在，就足以照亮前行的路。

最亲密的“敌人”

□徐俊霞

我和母亲的对立从少女叛逆期就开始了，那时候我十一二岁，已经懂得保护自己的隐私。我不允许母亲进入我的房间打扫卫生，不允许她动我书桌上的东西，我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拒绝来自她的关爱。

晚上，我学习到很晚才休息，母亲收拾完家务，端一杯红糖水送到我房间里。我冲她吼：“出去，我不喝！”母亲无奈地把水放在我的案头，悄悄地退了出去。其实母亲不识字，压根儿不会偷看我写的日记，也因为不识字，被我扔掉的任何带字的小纸片，她都替我细心保管，唯恐我还用得着。

我事事和母亲作对，却又处处维护她。有一次，母亲带我去奶奶家，伯伯正在看叔叔从部队寄来的信，母亲也凑上前去。伯伯一脸鄙夷：“你不认字，看什么看？”我大声嚷：“她不用识字，我就是她的眼睛。”我拿过信，一字一句、抑扬顿挫地念给母亲和祖父母听。从那以后，祖父母和叔伯再也不敢当着我的面说母亲的不是。

我感冒发烧，母亲带我去医院看医生。医生开了药方，她去药房取药。一会儿，她又返回门诊，问医生每种药一天吃几次，饭前吃还是饭后吃。医生不耐烦地说：“你这人，我给你在药包上写了，你怎么还来问？”站在一旁无精打采的我立刻像打了鸡血一样一把抢过药包：“不用他告诉，我看得懂。”说着，我气呼呼地拽着母亲往外走，惊得那位医生跌破眼镜：“这姑娘泼辣，将来长大了肯定不简单。”

我在老家读初中时，村里常有短视的父母让未成年的孩子退学，或去做小买卖，或去镇工厂做工。母亲眼红别人家的女儿在家帮衬父母，便指给我看谁家的女儿在学校门口摆摊，谁家的女儿在地毯厂扎皇宫毯。每每这时，我都一脸厌恶地瞪着她，倔强地把头扭向一边，无声地表示着抗议。

中考那年，母亲的心愿是让我读中专，早日毕业参加工作，为家里减轻负担。我执意不肯，闹着要读高中。她怎么拗得过我。暑假里，我摆摊卖西瓜赚学费，开学的日子到了，我一个人骑着单车、驮着行李去县高中报到。

家族里有位表嫂嘴碎，常在一些亲戚聚会的场合“教训”母亲：“小姨不该让表妹读那么多书，

两个表弟将来还要盖房子娶媳妇，把钱都花在女儿身上不值得。”那位表嫂甚至断言，我读了高中也考不上大学，我考上大学也找不到工作。每次亲戚聚会之后，母亲都满含犹疑地望着我，她阻拦不了我做任何事，亲戚的话反而让她劳心费神。

我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女孩子，我写了两首诗向那位亲戚表达我志在必得的决心，也因此断绝了两家交好多年的亲戚关系。那位表嫂在亲戚间一直颇有威望，当权威受到一个孩子的挑战时，她脸上非常挂不住。表嫂找到母亲告状，在我家里撒泼要赖。她给那位表嫂赔礼道歉，说尽好话。我图一时痛快闯下的祸，给我收拾烂摊子的那个人，却是我最瞧不上的她。

小时候我挨过母亲的打，一次是因为大弟，夏天的傍晚，外面电闪雷鸣，正是知了出洞的黄金时间，我拿着手电筒和塑料袋忙着去河边的树林里捉知了，大弟非要跟着我去，我只好带上他。母亲回到家里，见我们姐弟俩不在家，冒着大雨到河边找我们，把我们找回回家后，便把我按在床上一顿暴打。另一次是因为我和堂弟打架，他骂我，我气不过往他脸上扬沙子，迷了他的眼睛。三婶向母亲告状，她不问青红皂白就在胡同里追着我打。

对于这两次挨打，我记忆犹新。长大后，我想起来就控诉她的不是，母亲苦笑着说：“打在你身上，疼在妈心上呢！”这话我信，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经常是自己流的眼泪比我们还多。

说实话，我长得没有母亲好看，个头也没有她高，她精湛的女红在十里八乡远近有名，她煎炸烹炒的手艺也说得过去，我没有继承她的衣钵，不精女红，不善烹饪，在生活中是个“低能儿”。然而在母亲的心目中，我一直都是她的骄傲和自豪，小时候，我学习成绩好，拿回家的奖状贴满墙。长大后，我凭自己的才华和能力，找到工作，买房置业，在城市里拥有自己的人生舞台。

母亲性情温顺，我性情刚烈，母亲胆小怕事，我胆大泼辣，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今生今世却做了母女。佛曰：儿女是债，有讨债，有还债，无债不来。对母亲来说，我是个名副其实的“讨债鬼”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保护她，不允许外人欺负她，可我自己却是欺负她最多的那个人。